

绪 言

1

当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法国政权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已交战七年有余；除了短暂的间歇外，战争要一直延续到 1815 年。在这场战争中，雾月十八日本身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般认为以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期间为界，把这场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也许会更为合乎逻辑。但若论及法国国内历史时，则雾月政变无疑地使个人专权得以恢复，而就这一点来说，拿破仑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并不能掩盖联系这两个时期的深刻的一致性。正是法国大革命使波拿巴能有如此非凡的命运；他之所以能把自己强加于共和制的法国，是因为只要旧制度的党徒还在勾结外国力图复辟，就有一种内在的需要注定这个国家要实行专政统治；波拿巴和救国委员会^①在统治方法上存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点比人们通常所愿承认的要多得多。他之所以能保持法国人领袖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尊重了制宪议会的社会立法成果；他的军事胜利保证了这些成果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使这些成果能够在法国永远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他的军事胜利还保证了把这些成果推广到欧洲各地，其迅速和功效，是宣传而尤其是自发传播所无从比拟的；如果他不曾把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移植到他所控制过的各国，那么他以雷霆万钧之势所

^① 救国委员会旧译“公安委员会”，1793 年 4 月 6 日国民公会选举九人组成，权位在其它委员会和政府各部之上，7 月 27 日罗伯斯庇尔加入后，救国委员会成为雅各宾专政的领导机构。热月反动后权力削弱，1795 年 10 月 27 日解散。本书谈到救国委员会时，均指它在 1793 年 7 月至 1794 年 7 月发挥专政作用的时期。——译者

进行的许多征战是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的。他曾致力于创建新的皇统和新的贵族阶层,但都枉费心机;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依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战斗,而他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而载入欧洲文明史册的。

然而,从他成为法国的主宰时起,他自然地就占据了世界历史²的中心地位,以致尽管他的统治与法国革命这一悲剧之间贯穿着深刻的一致性,我们对以他的上台为界标的传统分期方法,仍然不能置之不顾;本书采用的就是这种分期方法。

本书不是一本拿破仑的传记,这点几乎已无庸赘述。正如这套通史其它各卷一样,本书不仅力图阐明法国人和拿破仑所征服过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主要线索,而且力图阐明他所未能压制的各种独立力量所起的作用,以及他的权威所不及的各国的特征。英国和美国保持了它们的自由传统;资本主义继续在发展,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在准备夺取政权;宗教生活照样进行,拿破仑未能改变它的进程;他正在奠定基础的世界帝国已遭到各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在德意志,浪漫主义抚育了思想、认识和行动的新方式;拉丁美洲已在争取独立;这场欧洲大斗争的影响也不免一直波及到远东,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正面的,因为如果欧洲不是被这场内部争战牵制住兵力的话,远东遭受欧洲的入侵就会早得多。透过拿破仑的天才所竭力造成的表面上的整齐划一,十九世纪变化多端的轮廓已经端倪可察。这个时期虽然为时短暂,但在这段时间里,在拿破仑面前似乎一切都黯然失色,左右历史进程的正是此人。因此本书以他的名字命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 录

绪言	(3)
----------	-------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5)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6)
二、思想的冲突	(11)
三、民族的觉醒	(24)
第二章 战争的后果与和平的条件	(29)
一、大陆各国	(29)
二、英国的战争努力	(33)
三、法国及其盟国	(38)
四、封锁与中立国	(44)
五、英国资本主义的力量与困难。欧洲向全世界的扩张	(49)
六、和平的条件	(61)
第三章 拿破仑·波拿巴登台	(64)
一、法国的独裁统治	(64)
二、拿破仑·波拿巴	(67)

第二编 内安法国 外和欧洲(1799—1802 年)

第一章 法国独裁体制的组成	(75)
一、临时执政府与共和八年宪法	(75)
二、波拿巴权力的组成与扩大	(81)
三、仓猝上阵的 1800 年战役	(95)
第二章 欧洲和平的实现	(98)
一、1800 年战役与吕内维尔和约	(99)
二、武装中立联盟与英国的危机	(107)

三、亚眠和约(1802年3月25日)	(112)
四、附庸各国的改革	(117)
第三章 波拿巴就任终身执政	(123)
一、共和九年的危机	(123)
二、教务专约	(134)
三、清洗保民院和就任终身执政	(141)
四、波拿巴的社会政策	(149)

第 三 编

提尔西特条约前帝国的对外征服(1802—1807年)

第一章 法国和英国：战端重启(1802—1805年)	(162)
一、波拿巴的经济政策与亚眠和约的撕毁	(162)
二、法兰西帝国的建立(1804年)	(176)
三、入侵英国的计划。特拉发加海战(1805年)	(183)
四、封锁	(191)
五、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起源	(195)
第二章 拿破仑的军队	(211)
一、征募与晋级	(211)
二、战争准备	(220)
三、战争指挥	(224)
第三章 大帝国的创立(1805—1807年)	(228)
一、1805年的财政危机	(228)
二、1805年战役	(233)
三、大帝国	(238)
四、与普鲁士决裂(1806年)	(246)
五、耶拿战役与奥尔施泰特战役。冬季战役(1806—1807年)	(252)
六、夏季战役与提尔西特条约(1807年)	(260)
上卷参考书目(提要)	(271)

绪 言

1

当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法国政权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已交战七年有余；除了短暂的间歇外，战争要一直延续到 1815 年。在这场战争中，雾月十八日本身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般认为以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期间为界，把这场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也许会更为合乎逻辑。但若论及法国国内历史时，则雾月政变无疑地使个人专权得以恢复，而就这一点来说，拿破仑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并不能掩盖联系这两个时期的深刻的一致性。正是法国大革命使波拿巴能有如此非凡的命运；他之所以能把自己强加于共和制的法国，是因为只要旧制度的党徒还在勾结外国力图复辟，就有一种内在的需要注定这个国家要实行专政统治；波拿巴和救国委员会^①在统治方法上存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点比人们通常所愿承认的要多得多。他之所以能保持法国人领袖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尊重了制宪议会的社会立法成果；他的军事胜利保证了这些成果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使这些成果能够在法国永远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他的军事胜利还保证了把这些成果推广到欧洲各地，其迅速和功效，是宣传而尤其是自发传播所无从比拟的；如果他不曾把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移植到他所控制过的各国，那么他以雷霆万钧之势所

^① 救国委员会旧译“公安委员会”，1793 年 4 月 6 日国民公会选举九人组成，权位在其它委员会和政府各部之上，7 月 27 日罗伯斯庇尔加入后，救国委员会成为雅各宾专政的领导机构。热月反动后权力削弱，1795 年 10 月 27 日解散。本书谈到救国委员会时，均指它在 1793 年 7 月至 1794 年 7 月发挥专政作用的时期。——译者

进行的许多征战是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的。他曾致力于创建新的皇统和新的贵族阶层,但都枉费心机;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依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战斗,而他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而载入欧洲文明史册的。

然而,从他成为法国的主宰时起,他自然地就占据了世界历史²的中心地位,以致尽管他的统治与法国革命这一悲剧之间贯穿着深刻的一致性,我们对以他的上台为界标的传统分期方法,仍然不能置之不顾;本书采用的就是这种分期方法。

本书不是一本拿破仑的传记,这点几乎已无庸赘述。正如这套通史其它各卷一样,本书不仅力图阐明法国人和拿破仑所征服过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主要线索,而且力图阐明他所未能压制的各种独立力量所起的作用,以及他的权威所不及的各国的特征。英国和美国保持了它们的自由传统;资本主义继续在发展,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在准备夺取政权;宗教生活照样进行,拿破仑未能改变它的进程;他正在奠定基础的世界帝国已遭到各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在德意志,浪漫主义抚育了思想、认识和行动的新方式;拉丁美洲已在争取独立;这场欧洲大斗争的影响也不免一直波及到远东,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正面的,因为如果欧洲不是被这场内部争战牵制住兵力的话,远东遭受欧洲的入侵就会早得多。透过拿破仑的天才所竭力造成的表面上的整齐划一,十九世纪变化多端的轮廓已经端倪可察。这个时期虽然为时短暂,但在这段时间里,在拿破仑面前似乎一切都黯然失色,左右历史进程的正是此人。因此本书以他的名字命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 录

绪言	(3)
----------	-------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5)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6)
二、思想的冲突	(11)
三、民族的觉醒	(24)
第二章 战争的后果与和平的条件	(29)
一、大陆各国	(29)
二、英国的战争努力	(33)
三、法国及其盟国	(38)
四、封锁与中立国	(44)
五、英国资本主义的力量与困难。欧洲向全世界的扩张	(49)
六、和平的条件	(61)
第三章 拿破仑·波拿巴登台	(64)
一、法国的独裁统治	(64)
二、拿破仑·波拿巴	(67)

第二编 内安法国 外和欧洲(1799—1802 年)

第一章 法国独裁体制的组成	(75)
一、临时执政府与共和八年宪法	(75)
二、波拿巴权力的组成与扩大	(81)
三、仓猝上阵的 1800 年战役	(95)
第二章 欧洲和平的实现	(98)
一、1800 年战役与吕内维尔和约	(99)
二、武装中立联盟与英国的危机	(107)

三、亚眠和约(1802年3月25日)	(112)
四、附庸各国的改革	(117)
第三章 波拿巴就任终身执政	(123)
一、共和九年的危机	(123)
二、教务专约	(134)
三、清洗保民院和就任终身执政	(141)
四、波拿巴的社会政策	(149)

第 三 编

提尔西特条约前帝国的对外征服(1802—1807年)

第一章 法国和英国：战端重启(1802—1805年)	(162)
一、波拿巴的经济政策与亚眠和约的撕毁	(162)
二、法兰西帝国的建立(1804年)	(176)
三、入侵英国的计划。特拉发加海战(1805年)	(183)
四、封锁	(191)
五、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起源	(195)
第二章 拿破仑的军队	(211)
一、征募与晋级	(211)
二、战争准备	(220)
三、战争指挥	(224)
第三章 大帝国的创立(1805—1807年)	(228)
一、1805年的财政危机	(228)
二、1805年战役	(233)
三、大帝国	(238)
四、与普鲁士决裂(1806年)	(246)
五、耶拿战役与奥尔施泰特战役。冬季战役(1806—1807年)	(252)
六、夏季战役与提尔西特条约(1807年)	(260)
上卷参考书目(提要)	(271)

绪 言

1

当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法国政权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已交战七年有余；除了短暂的间歇外，战争要一直延续到 1815 年。在这场战争中，雾月十八日本身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般认为以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期间为界，把这场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也许会更为合乎逻辑。但若论及法国国内历史时，则雾月政变无疑地使个人专权得以恢复，而就这一点来说，拿破仑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并不能掩盖联系这两个时期的深刻的一致性。正是法国大革命使波拿巴能有如此非凡的命运；他之所以能把自己强加于共和制的法国，是因为只要旧制度的党徒还在勾结外国力图复辟，就有一种内在的需要注定这个国家要实行专政统治；波拿巴和救国委员会^①在统治方法上存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点比人们通常所愿承认的要多得多。他之所以能保持法国人领袖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尊重了制宪议会的社会立法成果；他的军事胜利保证了这些成果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使这些成果能够在法国永远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他的军事胜利还保证了把这些成果推广到欧洲各地，其迅速和功效，是宣传而尤其是自发传播所无从比拟的；如果他不曾把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移植到他所控制过的各国，那么他以雷霆万钧之势所

^① 救国委员会旧译“公安委员会”，1793 年 4 月 6 日国民公会选举九人组成，权位在其它委员会和政府各部之上，7 月 27 日罗伯斯庇尔加入后，救国委员会成为雅各宾专政的领导机构。热月反动后权力削弱，1795 年 10 月 27 日解散。本书谈到救国委员会时，均指它在 1793 年 7 月至 1794 年 7 月发挥专政作用的时期。——译者

进行的许多征战是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的。他曾致力于创建新的皇统和新的贵族阶层,但都枉费心机;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依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战斗,而他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而载入欧洲文明史册的。

然而,从他成为法国的主宰时起,他自然地就占据了世界历史²的中心地位,以致尽管他的统治与法国革命这一悲剧之间贯穿着深刻的一致性,我们对以他的上台为界标的传统分期方法,仍然不能置之不顾;本书采用的就是这种分期方法。

本书不是一本拿破仑的传记,这点几乎已无庸赘述。正如这套通史其它各卷一样,本书不仅力图阐明法国人和拿破仑所征服过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主要线索,而且力图阐明他所未能压制的各种独立力量所起的作用,以及他的权威所不及的各国的特征。英国和美国保持了它们的自由传统;资本主义继续在发展,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在准备夺取政权;宗教生活照样进行,拿破仑未能改变它的进程;他正在奠定基础的世界帝国已遭到各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在德意志,浪漫主义抚育了思想、认识和行动的新方式;拉丁美洲已在争取独立;这场欧洲大斗争的影响也不免一直波及到远东,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正面的,因为如果欧洲不是被这场内部争战牵制住兵力的话,远东遭受欧洲的入侵就会早得多。透过拿破仑的天才所竭力造成的表面上的整齐划一,十九世纪变化多端的轮廓已经端倪可察。这个时期虽然为时短暂,但在这段时间里,在拿破仑面前似乎一切都黯然失色,左右历史进程的正是此人。因此本书以他的名字命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3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十年的演进，而尤其是战争，深刻地改变了法国革命的进程。欧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法国领土向“自然疆界”的扩张显然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波拿巴所接受的遗产对他的政策有重大影响。阿尔贝·索雷尔^①认为波拿巴是他的命运的产物而不是他的命运的创造者；即使我们不同意这个论点，明确他所接受的遗产的一些特征还是适当的。

在这些特征中，最深刻的是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与欧洲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社会冲突：特权阶级和受第三等级的其余阶层支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次是政治冲突：因为君主专制象特权一样受到了责难，此外，把贵族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帝王们，冒着和贵族同归于尽的危险。最后，还有宗教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于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理解为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发生的，因为笛卡尔的无情批判摧毁了神秘和传统，人们认为这是构成旧制度的基础。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上述各种冲突模糊起来，但却没有把这些冲突从当代人的意识中消除。这些冲突顽强地支配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

^① 索雷尔(1842—1906年)，法国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八卷本《欧洲与法国革命》(1885—1904年出版)。——译者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热月9日以后，法国革命的退潮已经很明显了。共和三年（1795年）宪法使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们虽然真诚地拥护新秩序，但却反对民主，他们不能把民主和雅各宾主义的经验加以区别。他们同斯塔埃尔夫人和空论家们一道，设想了一种寡头政治，它比英国的寡头政治更加现代化，但在本质上相类似；它要在富人的利益和“贤达”的智慧之间搞平衡。同时，资产阶级逐渐着手摧毁山岳党人的成果，甚至对制宪议会议员的成就也不放过。他们废除了家庭法庭和仲裁程序，恢复了债务监禁和公证人费。共和二年遗产继承法的“追溯既往”的特征消失了，私生子的权利受到了猛烈打击。国有产业^①的出售，除对富人外，不再对任何人有利；共和七年，把那些被抵押的国有产业，无代价地给予了持有这些产业的人。村社公地的分配中止了；政府又力图把农民从1789年以来就自由使用的森林中驱逐出去。

但是这一切对于欧洲贵族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法国革命是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理想的实现，可是它仍旧是一场争取公民平等的革命。它的军队所到之处如比利时、来因地区、荷兰、瑞士，法国革命都摧毁了旧制度；教皇成了囚徒；奥伦治亲王、来因的选侯们和瑞士的贵族们都逃跑了。只有苏沃洛夫的胜利夺回了意大利，恢复了那些正统王侯的地位。颠覆性的宣传秘密地渗入了法国的邻邦，到处都在议论法国农民的解放以及无套裤汉胜利的消息。作家和新闻记者所作的努力，其效果比不上这些不脛而走 的传闻；他们几乎都由于恐怖时代的过激行动而感到幻灭，或者

^① 字面意思是国家的财产，实际指法国革命时期国家从僧侣、贵族和其他人手里没收的财产。——英译者

被迫沉默了。希望和法国人一致行动的人到处都能找到，例如在南部德意志就有。甚至在普鲁士，拒服劳役和抗交封建赋税的也越来越多。谣传国王将废除这些苛捐杂税；弗里德里希一威廉三世在即位时就收到了大批请愿书。在大洋的彼岸，纳里尼奥翻译了《人权宣言》；在美国，华盛顿及其随从怀疑杰佛逊和共和党人^①已被平等狂毒害了。

各处的贵族，甚至在辉格党的各大家族中，都吓得惊慌失措而聚集在国王的周围；各国的政府都加紧了控制。除了屈服于保罗一世的残暴专制下的俄国之外，奥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那里，科洛雷多从此成了实行愚民政策的警察国家的化身，而梅特涅后来又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在普鲁士，直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死前企图实行同样制度的沃尔纳险些被解职。在耶拿，费希特因为宣传无神论而被控告，遭到了魏玛公爵的抛弃，并在1799年被迫放弃了教授职位。在英国，1794年以后，人身保护法停止执行，“煽动性的”社团和出版物也遭到了禁止。1799年，皮特强迫印刷商表明他们的忠顺，把非法组织的成员流放七年。在美国，联邦党人利用和督政府断绝关系而通过了针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移民法案”，还通过了针对社团和报纸的危害治安取缔条例。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人为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雅各宾派”所激起的恐怖，虽然并非全无根据，但却是被人夸张了。那些少有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响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① 美国资产阶级政党之一，于1791年由杰佛逊领导建立，1794年改名“民主共和党”，是1828年建立的民主党的前身。现在共和党的前身是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译者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格以克里斯蒂安·克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

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年出任大臣之前治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注意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

① “私囊选区”指由一人或一家控制的议员选区。“腐朽选区”指具有同等选举权但居民比其他选区少得多的衰落选区。——译者

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没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 1798 年终于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①, 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没有更多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 1798 年考虑过的废止豁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 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甚至没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②,是一

^① 里沃尼亚省在波罗的海沿岸,原以里加为省会,该省现分划入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译者

^② 玛丽亚-卡罗莉娜是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姐姐。——译者

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轻蔑地把他们叫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没能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没有妨碍过各国君主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没有放弃顽固的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这是一个难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年12月22日，格伦维尔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思想。1800年1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1800年2月3日称之为“革命彩票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10 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另一些人却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 11 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